

有匪

Y O U F E I

叁

多情累

Priest 作品

晋江超200亿积分、大神级作家Priest古言小说扛鼎之作
豆瓣年度读书榜单推荐作品

人之一生，何其短、何其憾、何其无能为力、何其为造化所弄
又何以前仆后继，为孜孜以求者、未可推卸者而百死无悔

作者全文修订，新增独家甜蜜番外，附赠人物语录书签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磨铁天卷
CS-BOOKY

有匪

YOU FEI

叁

多情累

Priest 作品

CB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匪.叁,多情累 / Priest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04-8130-8

I. ①有… II. ①P…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5669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

YOUFEI. SAN, DUOQINGLEI

有匪.叁,多情累

作 者：Priest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毛闽峰 与 其 李 娜

策划编辑：钟慧峥 张园园

文案编辑：王 静

营销编辑：贾竹婷 雷清清

封面设计：Violet

版式设计：潘雪琴

封面插画：呼葱觅蒜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955mm 1/16

字 数：248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130-8

定 价：3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经一场大梦，
梦中见满眼山花如翡，
如见故人，
喜不自胜。



目录

【卷五】

诗万卷，酒千觞

第一章

路有不平

002

一别数年，周以棠言犹在耳——“取舍”乃强者之道。

第二章

永州

022

谢允倏地一愣，“她是来找我的”这句话，在他心里难以抑制地起伏了片刻，让他轻轻地打了个寒噤，一时竟心生恐慌。

第三章

透骨寒霜

044

她未曾受过岁月的磋磨，未曾在午夜时分，被回不去的旧年月惊醒过。

她也未曾怀疑过，很多自己相信且期冀的东西，其实都只是无法抵达的镜花水月，凡人一生到头，爱恨俱是匆匆，到头来剩下的，不过“求不得、留不住”六字而已。



第四章

风云际会

058

木小乔、霓裳夫人、丁魁、猿猴双煞与白先生的人一人站了一个角，谁跟谁都是敌非友，中间一只惊恐的猴抱着慎独印，就这样僵持住了。

第五章

黄雀

092

这一照面，双方都愣住了，他们居然被同一路人按着头逼到了一起，生动地演绎了什么叫作冤家路窄！

第六章

诛文曲

115

暗算者，终因暗算而死。

第七章

伤别离（上）

129

“阿翡。”他又在心里叫了她一声，总觉得她能听见。而后渐渐看不清来路与去路，渐渐不再困于尘世纷扰。

第八章

伤别离（下）

137

她在万水千山中，独自站在一叶扁舟之上，忽然觉得天地无穷大，两岸静得连猿声都没有，是这样凄清寂寞。

第九章

碎遮

172

“天幕如遮，唯我一刀可碎千里华盖，纵横四海而无阻，”
周以棠笑道，“我觉得你应该喜欢。”

【卷六】

清晨鼓棹过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楼

第十章

海天一色

182

舍生的与苟活的，忍痛的与忍辱的，恰如秋水共长天一色。

第十一章

蓬莱

217

“阿翡，”谢允写道，“听闻你不日将至，很是欢喜，东海之滨虾兵蟹将甚众，皆与你等水草精为同族，蘸油盐酱醋并碎姜末一点十分味美，你可与之多多亲近……”

第十二章

恶人

244

当年一刀一剑、望山饮雪，该是叫人心折的。到如今，剑剩剑鞘，刀锋未出，李晟在暗处不肯露面，她迟疑着身在局外，殷沛在泥沼里自鸣得意。

第十三章

知慕少艾

262

她心里浮起万般滋味，不算惊涛骇浪，却也百转千回。不过无论她坐在这里发什么感慨，思什么故事……对朱晨来说，也都是无关紧要了。因为晚了。



第十四章

问药

279

“听说齐门那老道士抽羊角风，不知从哪儿找到了涅槃蛊苗，我还当是谣传，原来世上真有这东西……啧啧，可惜被你一刀劈了，听说老道士养着这玩意是为了入药呢。”

第十五章

一代新人

290

“你是名门之后，”霓裳夫人对着他笑道，“小人当道的时候，人人自危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再出一个李微、殷闻岚那样的人物，明白吗？”

番外

夜深忽梦少年事

300

他听见风与浪不分彼此，时而近在耳边，时而又远在天际。那是海的声音，他自幼听惯了的，身在这小小的岛屿上，隔绝尘世喧嚣，一眼能望见天际。

【卷五】

诗万卷，
酒千觞



第一章

路有不平

一别数年，周以棠言犹在耳——
“取舍”乃强者之道。

“走吧走吧，咱们家不是开善堂的。”店小二愁眉苦脸地将跪在门口的流民往外轰，“我说诸位父老呀，我也瞧着你们可怜，可是小人我也就是个臭跑堂的，我说了不算，有什么法子呢？赶快走吧，一会儿掌柜的火气上来，我也落不了好，你们倒是也可怜可怜我呀……都上别家瞧瞧去吧！”

这一年冬天，蓄势了三年多的南北二朝再一次翻脸，打将起来，南来北往的流民好似被大水冲了洞穴的蚂蚁，“呼啦啦”一下，倾巢而出。

边境的老百姓们，往日里是被压在世道的下头，吃苦受累，将大人们的锦衣玉食都扛在肩上，得弯着腰、贴着地，一点一点从石土缝隙

里往外扒粮食。如今，却又集体飘到了世道上头，像根基柔弱的飞蓬，无处抓挠，稍有风吹草动，就得随着狼烟黄土一起上天。

当沉时浮，当浮时沉，想那蝼蚁，百世百代，过的可不都是这样的日子吗？

客栈名为“头一户”，前院是两层的小酒楼，后有院落，不负其名，算是本地最气派的去处，因此门口的流民也格外多些，走了一拨又来一拨，赶都赶不走。

店小二劝走了一帮，便提着壶来给客人加水，有几个走镖客模样的黑衣汉子坐在大堂，旁边放着一杆旗子，上面写着镖局的名号“兴南”，几个汉子个个都是一脸风霜，中间簇拥着一对细皮嫩肉的少年和少女。

那少年脸色不佳，面带病容，间或还要咳嗽几声，不知是有伤还是病了。他往门口瞥了一眼，似乎心有不忍，便叫住小二，取出些许碎银，道：“就算不管旁人，那些个老弱妇孺也怪可怜的，好歹给人家拿点吃的，算我账上便是。”

少年想必是个不知疾苦的少爷，骤然开口，旁边几个随从再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一脸不赞同地看着他。

少女皱眉道：“哥！”

那店小二赔了个笑脸，却没伸手去接钱，只对那少年说道：“多谢少爷——不是小人不识抬举，只是您几位住店，想必也是路过，不能常有，今日有您发善心可怜他们，过几日您走了，他们可找谁去呢？再要来，还是得挨饿，不如催着他们紧着找活路是正经啊，这场仗还长着呢，刚开始，哪儿就到头了呢？”

镖局的少爷头一回出门，一时好心，从未想过长远，当场愣了愣。

那店小二却点头哈腰地冲他作了作揖，撂下一句“有事您再吩咐我”，便一溜烟地冲召唤的客人去了。

“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数十年积累，一朝离乱，便分崩离析去，好似那瓷瓶落地也似的，江山远近，尽是寥落——”老说书人用沙哑的声音开了腔，听在耳中，浑似生了锈的铁器反复刮擦着碎瓷片，客棧四座一时安静下来，只听那老说书人重重地叹了口气，仰头环顾，怒拍惊堂木，“啪”一声脆响。

角落里有个早早穿上厚棉衣的客人，下巴缩在领子里，看不清长相，就着这声惊堂木响，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跑上跑下的店小二，放下酒钱，将领子又往上拉了拉，悄然而去。店小二好不容易才忙完一圈，见此处有空桌，忙赶来收拾，顺手将客人撂下的几枚大子儿收了起来。谁知伸手一碰，他却是悚然一惊，这铜钱上竟结着一层寒霜。

两天后，“头一户”客棧中迎来了几个年轻客人——

走在前头的，是两个年轻姑娘，大概是姐妹，互相挽着胳膊，年长些的戴着面纱，另一个不过十四五岁，鹅蛋脸大眼睛，看着还有几分孩子气。

此地一天到晚除了流民就是跑江湖的，漂亮大姑娘并不常见，她们俩一进门，便有几道明里暗里的视线射了过来。谁知，紧接着便是一个脸黑如炭的汉子跟了进来，手中提着好霸气的一把雁翅大环刀，那汉子环顾四周，将手中的长刀重重地一甩，冷哼了一声，刀背上的铁环被他内力所激，一时竟是响个不休，显然是个内外兼修的高手。

美色再好，也不如小命重要，那些个偷眼看的纷纷收回目光，正襟危坐下来，只敢用眼角瞟一眼。

黑脸汉子身后还有人，因要将随行车马交给店家照顾，那两人便耽搁了片刻方才进门——那是一个青年和一位穿了男装的姑娘。

姑娘约莫只是为了赶路方便，倒也并未刻意女扮男装，衣裳是短

打的男装，头上依然十分随意地梳了条辫子，人是细细的一条，长得眉目清秀，她脸颊苍白，很有几分大病过的柔弱模样。

可她走进来的时候，却不知为什么，没人敢像先前一样明目张胆地打量她。

那姑娘身上有把刀，刀身略长，挂在少女腰间有些累赘，她便拎在手里，漆黑的刀鞘与素白的手背交相辉映，又诡异地浑然一体。但凡有经验的老江湖，一眼便能看出来那刀是见过血的，绝非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拿出来哄人的货色。

来人正是周翡一行。

这一路热闹，李妍、李晟都跟出来了，前面戴着面纱跟李妍走在一起的是吴楚楚，还有个杨瑾留着路上逗闷子。

那天周翡在四十八寨客房中偶然撞见杨瑾，立刻就想起此人跟行脚帮关系匪浅。她和谢允两人护送吴楚楚回四十八寨，走得那么小心翼翼，这厮居然都能堵住他们，这能耐算起来比他那闻名九州的“断雁十三刀”还厉害。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杨瑾这么个浑身上下写满了“快来利用我”的冤大头在前，周翡顿时有了想法。她即兴发挥，像煞有介事地将寇丹为了“海天一色”反叛四十八寨的事添油加醋一番，还把青龙主与山川剑的旧恩怨等事一起编了进来，给杨瑾画了一张神秘的大饼——

“你肯定猜不出这‘海天一色’是什么，”周翡神秘地对杨瑾说道，“端王爷——南边的那个——告诉我，‘海天一色’其实是一笔遗产，收容了无数或因天灾，或因人祸分崩离析的门派的遗物，也包括大药谷，我鱼太师叔的‘归阳丹’就是这么来的。除了大药谷，其他门派的武功典籍自然也是应有尽有，你想想山川剑的剑，再想想我外公的刀……是不是都有点博众家之长、集大成者的意思？可惜端王没说完

就跑了，要想追查到底，我得先找到他。”

杨瑾听了个目瞪口呆，自动过滤了其他字眼，只剩下“典籍……我外公的刀……集大成者”这么几个词。

周翡这种鬼话，连李妍都糊弄不住，大概只够忽悠忽悠杨瑾了。杨瑾其人，听闻江湖上捕风捉影地传出一个“南刀传人”，连人家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清楚，便先行热血上头，不管不顾地前来较量，断然不能以常理度量。此人听说一个“刀”字，耳朵能当场长两寸，被周翡一番渲染，立即对“海天一色”充满了向往，晕头转向地便被她拐下了山。

而吴楚楚跟来，则另有缘故。

她虽知道周翡在胡说八道，但也知道她不是凭空胡诌——无论“海天一色”是什么，都必然跟吴家关系匪浅，是害死她母亲和弟弟的元凶。按理说，她从终南到四十八寨，一路腥风血雨，可谓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刚来又走，岂不折腾？

可话说回来，即便她只是个娇娇弱弱的闺阁小姐，便能以自己无能、没用为由，心安理得地躲在蜀山中闭目塞听吗？那纵然平安一世，苟且富贵，又岂是为人子女的道理？

吴楚楚听了周翡对水波纹的转述，发现刻着水波纹的东西正是她从小戴在身上的长命锁，便当机立断地将这东西托付给了李瑾容——戴着这玩意，她是仇天玑等人争抢的香饽饽，交出去了，她就成了一个无牵无挂的孤女，谁也没工夫对付她。

吴小姐回自己院里，给李大当家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也跟着周翡跑了。

有李妍这个大喇叭在，他们的动静自然瞒不了李晟。李晟放心不下那位教了他几个月的老道士冲云子，也不想再蜗居在长辈羽翼下自命

不凡。他受冲云子之托，带话回来，现在话已经带到，眼看四十八寨有李瑾容坐镇，又有南朝大军驻扎，用不着他，便干脆也跟着下山了。

至于李妍……那是以“不带我，明天就给你们宣传得举世皆知，你们谁都走不了”的方式，死皮赖脸跟出来的添头。

行脚帮有“车船店脚牙”，论其“无孔不入”，比丐帮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仅是“店”一支，便能将大小酒楼客栈都纳入眼线中，有杨瑾的面子和李妍身上那方红玛瑙的五蝠令，行脚帮办事很痛快。

但谢允常年跟玄白二位先生斗法，经验十分丰富，小尾巴也不是那么好抓的。

“头一户”的店小二趁着招呼他们落座点菜的工夫，在杨瑾耳边悄声道：“小人是蓝色蝠的，那日小人多嘴，跟别的客人多说了几句话，隔壁桌有个客人大概是听出了点什么，立刻便放下钱走了。小人回想起来，那人形貌似乎与您要找的‘水貂’很像，而且对咱们帮里人非常熟悉，不知准不准……哦，对了，他还留下了这个。”

店小二说着，取出铜钱，迎着众人不解的目光，他压低声音解释道：“这其实就是普通的大子儿，但那位客人留下的时候，钱上是生着一层寒霜的。”

周翡眼皮一跳，一时间，谢允那格外冰凉的手，两军阵前曹宁那隐约的一句“你不要命了吗”，都匆匆从她眼前闪过，她忙追问道：“往哪边去了？”

店小二客客气气地回道：“恕小人无能，那便真知道了。不过呢，这人在外面，不可能不住店、不坐车船，对不对？衣食住行，咱们占了半壁江山，您要找的人，再小心也有疏忽的时候，您少安毋躁。那人前两天刚走，这会儿未必走远了，不如几位先在客栈住下等等其他消息？”

众人也别无办法，只好道了谢，打发走行脚帮的店小二。

“我看他这是往南去了，”李晟蘸了一点水，在桌上轻轻画了一条线，疑惑道，“南边有什么？”

众人都是一头雾水，没人吭声。

周翡心不在焉地端起一杯热水往嘴里送去，想起了那天在四十八寨山下，谢允同她说过的一段话。

“一般到了冬天，我都喜欢往南边跑。那些小客栈为了省钱，都不给你生火，万一错过宿头，还得住在四面漏风的荒郊野外，滋味就更不用提了，不如去南疆晒太阳。”

他裹着棉袄往南边去，会不会只是去晒太阳的？

不知为什么，在这人人喧嚣浮躁的乱局里，周翡觉得这很像谢允能办出来的事。

“那咱们也去南边玩？”李妍跃跃欲试，很不见外地用胳膊肘戳了杨瑾一下，“哎，黑炭，你们老家是不是在南疆，听说你们连虫子都吃，是真的吗？”

杨瑾的水差点被她这毛手毛脚的一下给碰洒了，转头怒视她。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发作，便听门口有马长嘶一声，又有一帮人进了客栈。

客栈中吃饭喝酒的都是一静——只见来人个个身着黑色劲装，头上都戴了斗笠，齐刷刷往门口一站，凶神恶煞般的气息扑面而来，不像打尖也不像住店，倒像是来寻仇的。

店小二愣了一下，忙挤出个笑脸迎了上去：“诸位客官，住店哪？住店的里面请，还有房。”

领头的黑衣人不言语，漠然地越过他，直奔店里，占了三张桌子，一时间，临街的上下两层小楼，地方好像都不够用了。一侧角落里“兴南镖局”的人则谨慎地互相使起了眼色，几个汉子站了起来，将那对兄妹护在中间。